

## □ 怀念师友

吸虫病，可是他总是笑口常开，爽朗豪迈，宽容大度，胖胖的慈容像个弥勒佛，连血吸虫也不敢再兴风作浪了。他五十几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，身体不大好，可是他却得享95岁的高寿，乐观豁达的心态应该他长寿的最主要原因。

有一次他来信讲了一件趣事，令人忍俊不禁：

说来有趣，这次我在美国去参观DuPont公司，门口很严，朋友替我登记的姓名是X.SONG。结果门卫笑了半天，

说是活了几十年没见过这样滑稽的名字。这个名字的英文意思可以当成是“莫名其妙的歌”。真让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有一年校庆回母校，看见宋老师身体很好，依然笑容满面，身体健朗，以至我都觉得他永远不老，会永远这样充满活力。

后来他搬出校园到北京市区去住了。好几次出差北京想去看他，却阴差阳错没去成，总以为还有下一次，却没想到如今再也没有下一次了，真是让人追悔莫及！

# 怀念战友——送别司久岳教授

○李 彬（教）

2024年8月10日（农历七夕）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司久岳溘然长逝，享年七十。

翌日清晨，获悉噩耗，一瞬间难以相信。此前，我们还不时联系、沟通，谁料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

我与司老师前后脚调入清华，共事



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年毕业典礼时留念，左起：李彬、司久岳、李希光、袁汝婷（2010级硕，新闻）

二十来年。当年，我分管教学工作时，与他就课程教学、人才培养等多有切磋，甚至争执，而事后每每觉得他是对的。司老师给我的难忘印象是，热爱学生，专注教学，他教过的学生都对他的认真精神与专业水平赞不绝口。清华新闻学先驱梁启超曾说过：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坛。如此说来，新闻学界，司老师也庶几近之。在讲台上，他曾经突发重病，命悬一线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死里逃生。但也就此落下偏瘫，告别心爱的课堂。2013年，他实至名归获得首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之“新闻教育良师奖”。

司老师为人谦和，轻声细语，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，颇似先他而去的老院长范敬宜。他与范院长一样，一心一意传道授业，正心诚意服务人民。我从事新闻教育四十年，如此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先生，耳闻目见的就

是范老师与司老师。在回复司老师家人的短信中，我说：“司老师是清华新闻学院对学生最负责、最认真、最投入，也最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，是新闻教育名副其实的人师，为清华新闻教育，为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”面对司老师与范院长，我由衷敬佩而自愧弗如。

众所周知，时下高校及其新闻院系也难免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身处其间，司老师同老院长一样，一门心思只惦记备课上课，批改作业，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新闻高手的“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、知识传授”，而学界趋之若鹜的东西仿佛与他们绝缘。为了《范敬宜文集》，我曾想方设法，说动老院长，然后挤牙膏似的整理平生之作。而对司老师，我徒叹黔驴技穷，不管怎么苦口婆心，劝他写部教材，他都不为所动，铁了心似地把述而不作进行到底。如今，斯人已逝，他的新闻绝活儿也随风飘散。

司老师当过知青，20世纪70年代读了大学英语系，时称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。对于这个身份，我觉得他是自豪的、心存感恩的，不像有些人避之犹恐不及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。当年，新闻系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汇聚了一批非常倜傥之人，后来大多头角峥嵘，包括同为新华社记者也是他同学的熊蕾、严文斌、李希光。泥巴汗水的身世阅历与知人论世的平易质朴，使他的身影在新闻院系俨然有别于从校门到校门、从书本到书本、从纽约到伦敦的雅人深致。

这些年，围绕一些问题，我与他时常交流，他不断给我点拨与启发。他就像一

坛老酒，上头慢，后劲足，世事洞明，清通简要。2023年，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，我不由想到他谈的一点：调查研究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特别是同劳动，只有汗流到一起，人家才会对你敞开心扉。今年上半年，重读了《毛泽东年谱》，并通读了新版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，其中屡屡谈及“同劳动”问题，重温司老师的话更觉透亮。由此反思，我们从美国搬来的一套“法相庄严”的研究方法，在中国大地有多少可行性、适用性？

毛主席在《纪念白求恩》中称道：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。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，他以医疗为职业，对技术精益求精。习总书记谈到新闻人才时，提出四项标准：政治坚定、业务精湛、作风优良、党和人民放心。在我看来，这些话都可用在司老师和老院长范敬宜身上。他们对工作也是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同志对学生也是极端的热忱，对专业技术同样精益求精，更不用说“党和人民放心”。说到底，培养什么人、为谁培养人、怎么培养人，首先取决于什么人培养。

司老师患病后常住家乡长沙，今年回京曾约我在清华一家茶馆叙谈，可惜失之交臂。上次见他时，还是疫情期间，也在这家茶馆，听他娓娓讲述驻外记者的趣事，其情其景历历在目，而今竟成永诀。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有首新疆味儿的插曲《怀念战友》，就让我用这首歌送他远行：

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 
琴师回来都塔尔还会再响  
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 
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